

## 花香

□吴清华

莆田四中旧址校门里，有一棵高大的白兰花。本地人都称白兰花为白玉兰。

春末，树上挂满了花朵，仿佛一只只洁白的蝴蝶，飞累了，停憩在绿叶丛中。微雨来袭，幽幽花香在校园里袅袅浮沉，把校园渲染得有些诗意。走过树下，花香沁人心脾，一阵微风，花瓣飘落，从枝头到空地，在这段短短的距离里，它们跳出一生中最后一段舞蹈，用最优雅的方式与世界告别。

那时候三清殿还没有独立出来，四中的图书馆和食堂都在三清殿里。

每天上学，我背着书包，从西湖边经过，走过了河边一座宫殿式的校门，进入四中，就来到那棵白玉兰下。再向左转个弯，经过大榕树旁，爬上楼梯，来到我们教室，拿出书本，开始晨读。

半个小时后，下课铃声响起，校园的广播开始播放最流行的《花心》，周华健的声音里浸透着深情，每一段旋律每一句唱词，都让我们的内心沉醉，一如白玉兰的花香，在校园的天空里徘徊。

我们去三清殿的食堂里提饭盒，到食堂煮汤。厨师阿林动作麻利，煮炝肉时，左手端起一个搪瓷盆，右手在肉碗里抓几块切好的肉，又在一个陶罐里抓一小撮地瓜粉，再从酱油碗里舀一点酱油，不多不少，在放进盆里的同时左手的搪瓷盆就盛了过来，竟然一滴也没有撒到盆外。接着又配合着左手的节奏，在搪瓷盆里抓几下，把肉和地瓜粉，酱油搅拌均匀。一会儿工夫，炝肉沸了。阿林舀一汤匙油，又从菜篮子里抓一点芹菜葱花，撒汤里，一份热气腾腾、味香色美的炝肉汤就煮好了。于是，阿林端钢，把汤倒进我们带来的搪瓷大牙缸里。

伴着花香和音乐，我们站在教室走廊上吃早饭。吃完，掏出书包里装的大米，到三清殿的食堂前，打开水龙头，洗一下饭盒，倒进大米，淘洗一遍，放好水，将饭盒绑在一起，下了大蒸笼，回教室早读。

班主任站在教室门口，两手交叉插在胸前，注视着每一位进来的学生。我走过班主任眼前，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。仿佛有了这严肃的眼光的检阅，我们的心更稳定了，学习也更有动力了。

有同学迟到了，班主任得知他们还在睡懒觉，找到他们的住处，掀开被子，揪着耳朵，把他们拖到教室，那睡懒觉的同学在众目睽睽下，猫着腰，眼睛不敢往上看，乖乖地回到座位上。

我最喜欢教语文的吴老师，他圆圆的脸上，挂着一副眼镜，白皙的皮肤透出红晕，声音软软的，轻轻的，他的声音会在不知不觉中软化你的心。

第一次作文，吴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记叙文。我联系和平的主题，写了小时候救治一只受伤的鸽子的故事，吴老师在评语里大加赞赏，说我是作家的料，好好写，将来一定可以写出好作品。

下课时遇到吴老师，他总是喜欢搭在我肩上，并紧握我的手，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我们搭着肩，一起走过白玉兰树下，任花瓣飘落在我们眼前、身上，和我们身后的那片空地。他的手也软软的，手掌都是肉。我的手因为小时候经常帮家里干活，满是茧子。当他握着我的手，我感觉一股暖流从他的手心出发，不一会儿，就抵达了我的心里。

因为吴老师的鼓励，我对语文的兴趣空前高涨，后来填报志愿时，我所有的志愿都填了中文系。再后来，我也成为一位语文老师。有一次教研活动时遇见吴老师，他问我的工作情况，问我有没有继续写一些东西。我说有的，事务繁多，时间有限，写得不多。前段时间，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出版，我向四中的朋友打听吴老师的近况，想去拜访，并汇报我的创作成果。没想到朋友说，吴老师已经仙逝。

闻此消息，我悲痛难抑。忽然想起四中的那棵白兰，树上的花朵，从枝头绽放，到飘落地下，其实只有一段很短的距离。

那次周末放假，我骑车从学校回家。出了校门，我沿着河边的石板路骑行，拐过观桥老市场旁，前面一位骑车的女生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她个子不高，却有着一头长发，随着自行车的前行而向后飘起。她穿着一身洁白的连衣裙，长长的裙摆在微风中轻轻飘动，拂过自行车的一侧。在那个再普通不过的黄昏街角，她的出现，瞬间让周围的一切都鲜活起来。

我仔细一看，哟，这不是我们班的那位女生吗？我放慢了车速，不想超过她，只觉得，在她后面，看她长裙飘舞，是这黄昏最美的事。就这样，她在前面不紧不慢地骑着车，我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。我们经过了兴化宾馆路口，经过哲理钟楼旁边，快到教堂时，她向右拐进了一条小巷。我骑到那条小巷口，停下自行车，向里面望去，洁白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小巷的拐角处。

我回过头，巷口，一棵白玉兰亭亭玉立，安静地站在黄昏的街边，树上的花朵向着小城的黄昏，散发着独有的香气。

那年高考，我走进考场。语文考试已过大半，我开始写作文。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白玉兰花香。我向后窗望去，原来那边也有一棵白玉兰。七月的天气本来炎热，但刚刚下过一场雨，凉爽了许多。我的作文写到了最后，闻着花香，忽然来了灵感，于是，我在结尾写道：

人的一生，常常会与花结下不解之缘。就像那棵走进我生命的白玉兰，它用纯洁的白色，渲染了我的生命的底色，用淡雅的幽香，陪我成长，伴我远行。有一天我老了，或者远在他乡，我想，能够勾起我回忆的，一定是那棵白玉兰。

## 故乡的桥

□朱谷忠



宁海桥

近日，一位从事无人机航拍的朋友，发来一组故乡桥梁影像，使我欣喜莫名。细看，其间出现的各式各样依稀熟悉的长桥、短桥，有的如水上卧龙，有的若月下飞虹；或古朴持重，碧水清扬；或轻巧结实，青荇招摇。特别是几座乡村的石桥，桥头立有石柱，刻着五谷六畜的图案，拙朴又平静地横卧在小溪小河上，连通着民众的血脉，维系着大地的脉动，让我看得目不转睛，一下沉入往日的回忆之中。

我曾问过自己：青山绿水，丹霞薄暮，故乡那一座座大小不一的桥，到底迎送过多少匆匆过客？想必，这是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。以我自己来说，儿时记忆的底片里，叠印的多是甩着苗手的种田人，他们头上滴着露珠、汗珠，身上斜挂竹笠、斗篷，不管桥宽窄，总是你来我往，年复一年，一副匆忙复匆忙的模样。不过，印象较深的是读中学时，有一次去山里远足，正是3月，看到的是与小平畴上截然不同的画面：雨里鸡鸣一两家，竹溪村路板桥斜。还有一次，家人带我去城里吃喜酒，经过一处池塘桥畔时，恍若见到书中描摹的“斜倚画阑娇不语，暗移梅影过红桥”的情景。后来喝了点墨水，终于惊觉，世间许许多多有年代的桥，好像都是从唐诗宋词里抽绎出来的，诸如“半烟半雨溪桥畔，渔翁醉着无人唤”上下影波底月，往来人渡月中天”；而我最喜欢的是宋人陈与义的这几句：“忆昔午桥桥上饮，坐中多是豪英。长沟流月去无声。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……”

而今，流水过处，我已从青丝走向华发，但故乡的桥，仍是我脑海中抹之不去的影像。这是因为，千百年来，正是故乡的先民遗下了座座横跨山水间的各式桥梁。一桥横亘，便利了交通，也见证了人们与大自然交往的勤劳与智慧。

故乡地处东南沿海，南北水系发达。据当地水管部门统计，现存的各类古桥仍有50多座。这些桥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、建筑与水文信息，也承载着无数生命的过往与记忆。多少年来，它们有的隐匿于深山，有的遗世独立于人间，积翠的流水，零落的鸟音和稀疏的人迹，拨响岑寂的音符。还有一

种原始形式的石桥，叫石碇桥，也称“丁步桥”或“蹬步桥”。此类石桥建造方法简单，只需在浅而窄的溪流中，用粗砾的方石砌起一个接一个高出水面的石蹬，构成一种简陋的“跳墩”。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踩踏，石面都磨得锃光闪亮。

小时候，每当秋季溪水渐枯时，我就和几个小伙伴，趁大人不注意时，偷偷到石碇桥上来回蹿蹦，互比速度，玩得乐不可支。当然，也有一脚踩空的时候，整个身子就会掉到溪中，幸而水都很浅，一咕噜爬了起来，但衣裤都湿了大片。想到这样回家，不免要挨大人一顿臭骂，只好脱了衣裤，光着身子，拼命拧干，再爬上龙眼树，把衣裤挂在树枝上晾晒。好不容易等到半干半湿，便取了衣裤跳下，在小伙伴的嘻哈笑声中，慌慌张张穿上，最后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溜回家。

而今想来，我从小就见识过故乡的这些桥，它们好像一条条看不见的线，一直牵系着我，也一直深藏着我的思念与挚爱。这些年有机会返乡，我都会特意去看看其中的一两座古桥。是的，如今见惯了各式各样的高架桥、特大桥，我却还依恋着石桥木桥、烟波画船，眷恋着小桥流水、明月笙箫。这是因为，无论是闻名于世的廊桥，还是孤寂无人的独木桥，总有历史的春秋波牵动人的情感，总有那挽系的一声嫩绿的欸乃，触及人不眠的思绪……

值得一提的是这多年来，凌空欲飞的高速公路桥和动车新大桥也相继出现在故乡的土地上，宛然成了故乡人们定格幸福生活与笑容的写真。

如今，故乡的这些气势如虹的大桥梁，与留存的大小古桥遥遥相对，互映成趣。那位从事航拍工作的朋友还告诉我：说用无人机俯瞰，这一切桥梁都像一枚枚大小不一的银针，把当地和外面的世界逐一串联起来。几句话，说得我诗心跃动，感慨连连。不是吗？诚如世人所说的那样，无论是古桥还是新桥，都承载着文明的记忆与智慧，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和永恒……



鹿尾岸边虎鸣桥 蔡昊 摄

## 枇杷花开了

□林莽

在我的家乡仙游书峰村，枇杷树随处可见。

枇杷并非天生地养，要它捧出金黄的馈赠，需农人四季不辍的辛劳。春梢肥、夏梢肥、花前肥，每回给养，一丝含糊不得。最费心劳力的是“疏花疏果”这个环节；否则“花太密，果子就会小。”爷爷说。

初冬，微风拂过山岭，枇杷树便欣欣然捧出一簇簇青白相间的小花，如绒球般点缀于枝头。

爷爷挑着化肥上山，在树荫下倒出两种肥料，仔细配比中和，再沿着树根周遭挖出一垄浅沟，将肥料撒匀，最后才覆上一层薄土，好让肥料慢慢渗进根须，给养每一棵枇杷树；而周遭的杂草总趁人不注意疯长，奶奶时不时弯腰拔起草根，拾掇干净，不让杂草抢了果树的肥料。

枇杷树绒球似的花苞看着喜人，却要忍痛剪去一大半，那些被爷爷剪下的花苞簌簌落进春泥。

冬日的芬芳还未散尽，春风已捎来果实的讯息。立春时节，青涩的小果便跃跃欲试地探出头来，一颗颗绿玛瑙似的，覆盖着一层小茸毛，欢快地积攒着日月的清甜。

青果初现时需再一番精挑细选，挤挤挨挨的小果被轻轻掐去，只留间距匀称、大小合宜的在枝头。听着花和小果窸窣跌落的声响，我问爷爷：“枇杷树会很难过吧，它在轻轻叹息呢。”

爷爷满眼慈爱回应我：“有舍才有得，枇杷果才会大和甜！”

过些时日，青果稍大，爷爷拿出经年积攒的旧报纸，小心翼翼裹住每一簇，用装订机钉好口子，奶奶在旁递纸、扶稳枝条：“不包？山雀精着呢，专拣甜的啄。日头毒，风又大，皮一皱，就卖不上好价钱了。”

薄薄几层纸，成了果农与天、与鸟争夺甘甜的屏障。拆开纸包见着饱满金黄的果子时，那份欣喜，恰如揭开大地亲手封缄的信物。

小满节气，枇杷次第熟了，山野间飘着朗润清甜的香。果子熟得不齐整，得天天上山摘。爷爷指着高枝笑道：“你个小小，会爬树！”我灵巧地攀上去，把空篮子往粗枝上一挂。满树金黄晃眼，专挑最大最黄的往嘴里塞，皮和核直接吐下树。寻常人家，这样好的果子要留着换钱，爷爷在树下仰头喊：“吃！吃饱了才有力气摘枇杷！”

肚子圆了，小篮子也满了。爬下树时，奶奶笑着接过去，轻轻捡进大筐。我又攀向更高处，拣向阳枝头最饱满的果实。爷爷在底下直念叨：“慢着点。”大筐渐渐充实，我心里激起小小的得意，奶奶一边忙活一边乐：“这‘本钱’，吃得值当。”

日头爬高，晒得头皮发烫。爷爷挑着两大筐枇杷上肩，扁

担咯吱作响。奶奶挎着满篮，我提着摘果的小钩子和空篮子跟在后头。山路蜿蜒，爷爷肩上的筐晃悠悠，奶奶用手环抱果篮，篮筐里的金黄随脚步氤氲一阵阵甜香，爷爷奶奶舍不得中途歇歇脚，径直把这沾满晨露、颗粒饱满的枇杷送到集市，换回几张带分量的纸票。

爷爷捏着汗湿湿的钱，转身到肉案前，割一块油亮的五花肉。晌午到家，奶奶在灶膛拨起火苗，爷爷把肉切成薄片，滚水下面，肉片同煮，临出锅撒把翠生生的韭菜段。面条捞进粗瓷碗，肉香、面香、韭菜香混着热气扑来——这碗油润的面条，是枇杷季最踏实的回音，暖烘烘地落进家人的肠胃。

枇杷季末尾的果子，个小小，皮相也不起眼，便有了别的去处。巧手的婶娘们去皮削核，灌进玻璃瓶，加糖慢炖，密封成罐头，把春末的甜意锁进夏日的清凉。也有人用枇杷叶和果肉，加些川贝母，架上大锅文火煎熬，熬成浓稠深褐色的膏子，专治咳嗽喉痛。

枇杷季终于过去。乡野里散落着风吹下的叶子和孩子们遗落的果核。我和伙伴们提着小袋子，满坡寻宝似的捡拾，晒得干透了，攒成鼓囊囊的麻袋，抬到药材收购站过秤。换回的几张零票攥在手心，捏紧紧的，是靠自己挣来的第一份甜。

世易时移，爷爷奶奶赴了仙乡。我离家求学，而后远嫁他乡。故乡的枇杷，成了舌尖上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父亲在县城开一片饭店，虽不靠山里的枇杷过活，却懂我的心思。每年枇杷黄熟时，他总会特意回趟老家，精挑细选那些品相上乘的果子，寄来一两箱。

拆开层层防护的纸箱，每颗枇杷都有鸡蛋大小，仔细套着海绵网兜，妥帖嵌在纸格里。我吃着千里迢迢寄来的鲜甜，那滋味里，仿佛父亲慈爱的目光也跋涉了千山万水，在唇齿间萌发。

父亲离世后，每每路过水果摊，那金黄的枇杷总让我挪不开眼睛。我常不自觉地停下，细看之下，却再不是父亲亲手挑选、寄来的模样。终究还是挑些回家，剥开皮轻轻咬下，果肉依然饱满清甜，却有股酸从心底涌到嗓子眼。静静看着，慢慢嚼着，任那枚坚硬的核在舌底停留——仿佛含住这粒种子，就能在心底最深处，为父亲种下一棵永远青翠的树。



郑倩作

## 山之巅的那个背影

□谢砚春

这些年，特别是这两年，临近过年的时候，我的眼前就会不时浮现出一座座突兀的山岳。而在这山岳的顶端，总有一个若隐若现却坚定前行的背影。

这个背影，就是毕生仰慕并追随徐霞客的章武先生深嵌在我脑海中的印象。

我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，先生的大名便如雷贯耳。但先生其人，一直无缘得以拜会。直到2007年初夏的一天，文友黎晗、静南邀我同去福州金山友兰苑，前往拜访章武先生，这个夙愿才得以实现。

这天上午，阳光正好，和风轻拂。在章武先生的骥斋客厅里，我终于见到了这位著名的文坛前辈。

这是一位极其和蔼可亲的长辈，他清癯的脸庞上始终挂着笑意。他随和又不失热情地招呼大家入座。我们几个人就围坐在一起，开始喝茶聊天。尽管大家都是莆田人，但我们始终用普通话愉快地交谈，客厅里洋溢着茶清香一样的乡情。

先生见到家乡的文坛新秀，显得特别高兴，话锋也甚健。因他又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师，我们必然也要请他给我们带来的新作给予指点一二。所以，随后话题便围绕着文学展开。

在谈到家乡文坛逸事时，先生非常自然又无不诙谐地谈到他的前辈郭风先生。他说，郭老到了晚年，还是改不了旧式文人“古板”的生活习惯。洗澡呢，依旧是“古法炮制”，不用热水器，独辟一间，在墙上挂着装有水龙头的木桶里倒入热水，然后再入浴。郭老的这种“冥顽不化”，从先生嘴里说出，引得我们好一阵开心大笑。

先生更多地谈到了爬山，看名山大川及游记写作，并谈到了他毕生仰视的偶像徐霞客。他兴致勃勃地详述了徐霞客在福建将乐大山里“赤足在雪地上狂奔”的故事。讲到动情处，就直接引述了《徐霞客游记》里的一句原话：“余赤足飞腾，良大快也！”铿锵的语调之后，又像徐霞客一样发出阵阵朗朗的笑声。这一瞬间，我脑海里产生了一种时空上的错乱，觉得先生仿佛不是在叙述一段几百年前书上的典故，而是在讲述他本人的一段亲身体验一样。而且我还发现，此刻的先生，神采奕奕，两眼发出一种异样兴奋的光芒。

也许就是这个时候，我才真正明白了先生为什么如此痴迷于登山，而且是“见山必爬，一爬到底”。

实际上那时先生腿脚已经不灵便了，但精神矍铄。他建议大家一起到骥斋的露天阳台上透透风，并风趣地说：“里面气氛太热烈。”先生接着又谈到他的腿病。他说他曾立下一个宏愿，要攀登天下所有名山。但也正由于此前常年登山，造成双膝骨质增生，韧带钙化严重，现今这个夙愿已难以完全实现了。说到这里，先生略微低沉的语调里，透出些许的落寂和慨叹。

先生没有一一道明爬过哪些名山，但先生其时已攀登了国内外130多座名山，并写下大量游记。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，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个例，也是了不起的壮举。

临近午时，我们准备告辞。先生也不客套，只是笑意盈盈地题赠了我们每人两本他新版的散文集。走出骥斋时，户外的阳光比来时更加灿烂。我心里晃晃的，好像一个上午读了一本天地大书一般地澄亮。

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此生唯一一次见到先生。尽管后来一直想再去拜访，但总没能成行。没想到这一搁就是十几年，更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搁便成了心中永久的遗憾。2023年1月9日中午，先生因病在榕仙逝——那个笑声爽朗的文坛登山者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矫健的身影了。我们只能永远地怀想，那个渐行渐远，既模糊又清晰的背影……